

丛书主编 杜小真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

乔治·杜比

和

阿兰·佩雷菲特



乔治·杜梅泽尔

和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马骥 张宇凌 何慧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丛书主编 杜小真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

乔治·杜比

和

阿兰·佩雷菲特



乔治·杜梅泽尔

和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马骥 张宇凌 何慧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杜比,杜梅泽尔/(法)杜比,杜梅泽尔著;马骥,张宇凌,何慧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ISBN 7-80681-866-9

I. 法... II. ①杜...②杜...③马...④张...⑤何...
III. 名人-演说-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9282 号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乔治·杜比和阿兰·佩雷菲特
乔治·杜梅泽尔和克劳德·列维-斯特
劳斯**

译 者:马 骥 张宇凌 何 慧

责任编辑:陈 军

特约编辑:屠玮娟

封面设计:王小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6.5

插 页:4

字 数:14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866-9/K · 228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读者面前的这套法兰西院士演讲录,收入了十多位法兰西院士在入选法兰西科学院或法兰西学院仪式上的就职演说。这些院士的专业各有不同,遍及哲学(阿隆),政治(佩雷菲特),社会学(布尔迪厄,阿隆),历史(杜比,布罗代尔),文学(蒙泰朗,瓦雷里,尤瑟纳尔),戏剧(尤奈斯库),人类学(杜梅泽尔),生物科学(罗斯丹)等诸多领域。他们由于在各自年代经历的辉煌以及绚丽多彩的作品令人尊敬,他们的名字也因此长载史册,光彩夺目……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在 1530 年由弗朗索瓦一世创建的教育机构,它是由“三语学院”(拉丁、希腊和希伯来语)改变成为皇家学院,经过复辟时期,后在 1852 年归属法国国民教育部,但又完全独立于法国大学,现在设有五十个教席,实行的是完全自由的教学,全然无需承受考试、文凭等等压力。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组成“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五个科学院中历史最长的学术机构,是著名的黎胥留公爵(Armand Jean du Plessis, cardinal, duc de Richelieu)在 1634 年创立的,1635 年,路易十三正式确定它的地位。大革命前

的院士会议都是在卢浮宫举行,后来,拿破仑移之于“四族学院”(Collège des Quatre-Nations),也就是今天的“法兰西研究院”。法兰西科学院由四十名成员组成,只有在旧有成员去世留下空缺的情况下,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补充新成员。这两个学术教育机构发展至今几百年来,已经成为法国学术文化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高峰。所以其成员也大多是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令人仰慕的杰出人物。法国思想精神影响越来越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都是法国这样一些出色学者的代有承传、绵延不断的结果。

我们选编这套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知识精英的精神面貌,欣赏并体味他们灵魂深处的情怀。大家知道,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就职演讲(杜比等),后来大都被公认为学术精品,比如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福柯的《话语的秩序》和我们收入的杜比的《中世纪社会》等等。因为,法兰西学院的传统是,教师讲的必须永远是自己正在思考和研究,而不是已经说过和别人说过的东西。这样的演讲,是真正属于“学术前沿”的。在法兰西科学院,新入选者在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演说,并不谈自己,而是满怀尊敬和诚挚详述并分析他的前任的作品和思想,而他自己的学术功绩则由在任的院士在答辞中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致辞者、答辞者对于所述对象不但态度恳切,充满感激,更令人叹服的是,新入选者对于前任其人其

文熟悉之至,对其思其言了解至深。当然,其中的评价中肯、坦率,并没有掩饰什么,更体现出言者对被言者的真诚和情谊。这些看起来很自然平常,在有的人身上就很难做到,一些人很缺少这种对前人、对传统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论。他们习惯于抬高自己而把前人贬得一无是处,抑或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不切实际地过分吹捧,良莠不分,似乎要全盘把过去的某种思想和传统栽到今天的土地上以“战胜”其他。因此,能够像这些法兰西院士们那样对待他人,绝非易事,这需要自身的学养,更需要高尚的品格。特别应该提到,有的新入选院士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任,他们仍能如此冷静地对待自己,谦逊地尊重前人,又不失客观的分析,确实令人钦佩、感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化,是否能常保活力,是否能健康持续,是否拥有光明的未来,根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如何对待前人、如何认识传统。因此,同样拥有悠久的传统的不同国家(民族),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耐心地读一下这些院士们的演说,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也会对 20 世纪为什么最活跃的思想活动往往发生在法国的现象有更加理性的思考。

《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译丛策划始于五年前。最初是由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的戴尔马女士的推荐介绍,经年轻朋友周荣胜等的联系、沟通,作为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和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合作项目决定下来。中间又几经周折,终于得以问世,和读者见面。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满碧艳女士、特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陈军先生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也借此机会向各位参加丛书工作的译者致以敬意。

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

杜小真

目 录

乔治·杜比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阿兰·佩雷菲特的答辞/1

乔治·杜比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世纪社会/97

乔治·杜梅泽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答辞/123

乔治·杜比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和
阿兰·佩雷菲特的答辞
马 骥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DISCOURS DE RÉCEPTION
DE
GEORGES DUBY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ET RÉPONSE
D'ALAIN PEYREFITTE
SUIVIS DES ALLOCUTIONS
PRONONCÉES À L'OCCASION DE LA
REMISE DE L'ÉPÉE

nrf

GALLIMARD

乔治·杜比

在法兰西科学院就职仪式上的致辞

乔治·杜比先生,经由法兰西科学院遴选,接替马塞尔·阿尔朗先生去世后留下的席位。他于1988年1月28日星期四出席仪式,并发表演讲。

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1919—1996)

法国历史学家,中世纪文明史杰出专家。1970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87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杜比沿循年鉴派的精神和道路,致力体现时代的距离和时代的精神。他的中世纪研究可说是一种开创性的历史探究。他的主要作品有:艺术类:《1140—1280年间,大教堂的欧洲》,《980—1420年间,大教堂时代》等;精神面貌和心态类:《布维纳的星期日》等;家族、社会关系类:《骑士,妇女和神甫》等;人物类:《纪尧姆元帅,或最优秀骑士》等。1991年发表自传:《历史在继续》。

先生们：

一个雾天，马塞尔·阿尔朗(Marcel Arland)^①经过巴黎。就是在这里，在艺术之桥(Pont des Arts)上，他陷入了沉思。他回忆起一个对话。在上一个夏天，一个在之前一次法兰西科学院的欢迎仪式上指挥荣誉士官的国民卫队军官问他：为什么欢迎新院士的仪式不能搞得更排场一些？为什么不能看到新院士从塞纳

① 马塞尔·阿尔朗(Marcel Arland, 1899—1986)，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年轻时参加过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文学活动，后期作品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朴实、平易、真挚、自然。他的作品常在《新法兰西评论》月刊上发表，1952年起担任该刊副主编，后任主编。1926年起陆续发表小说《莫妮克》(1926)、《痛苦中的灵魂》(1927)和《秩序》(1929)。《秩序》获龚古尔奖。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的是他的几部短篇小说，《宽恕》(1965)、《等待破晓》(1970)等。他的有些短篇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意境亲切恬淡动人，例如《最美好的日子》(1937)。文学评论集有《法兰西散文》(1951)、《我给你们写信》(1960)等。1968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杜比的发言是对其一生的回顾。在强调他的文学生涯之际，更突出了他和艺术家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相互间的影响。

本书是发言稿的结集，原书没有注解。因为涉及众多的人物、事件、典故，译者从方便读者理解的角度适当加注，所有的注解都为译者注，在此声明。

河对岸的卢浮宫开始,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穿过两排刀光锃亮的仪仗队走向他的交椅?马塞尔·阿尔朗描述道:“我转过身去,背对着科学院”,事实上,他当时对这座桥有着相反的理解。也就是在这个雾天,他对这座桥有了真正的理解。这个对他预言着什么的转身毫无疑问给他多少带来一些感触——当他写到这句话时,大约在1945年,他50岁左右。有一个事实是:在与他岁数相仿的时候,我也陷入了一个至今仍困扰着我的慌乱中。那时我在那些刚刚把我选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①的学者们面前做着另一个发言,更准确地说——因为这牵涉到一种不同的类型——上着一堂课,我的第一堂课。我当然不能想象——先生们,因为你们的看重——获得如此尊崇的荣誉。数月以前,我怎么敢想到你们能让我置身于你们当中?直至今晚,我还是战战兢兢,而我首先要说的,便是感激你们选择了我。

不过,我同时要在典礼的开头,对你们两位已经不在了的同事,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②和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③,大声表达我的敬意。乔治·杜梅泽尔的著

①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由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1^{er})创建于1530年。为法国最负盛名的高等研究机构,延请各专业最优秀学者为其讲座教授。

② 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又译杜梅齐尔。法国宗教史学家、神话学者。1978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指出所有印欧民族的宗教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结构,体现三层功能:精神统治、力量和生产。这种分类对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下文会多次提及三层功能及其影响。

③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1984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作把我带进了高风险的研究。我力求懂得在所谓封建时代的法国,种种力量的关系是如何组织的。这促使我致力于从那些保存至今的当时的文献中,去辨识一种范型——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都有力地揭示了这一深嵌在印欧民族思想深处的形式——的线索。这也促使我致力于,在总体的文化嬗变中,尽可能详细地确定那些接踵而至的“三层功能”的制度——经由这种制度,我更肯定地排除了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来自想象的那部分——的源泉的时间和位置。正是在阅读了这位大人物所出版的著作之后,我找到了接近的方法。我能够,无比优先地,直接地,从他博学的严谨里获得一种榜样,我能够得到他的建议,我能够从他开放的心灵和那种让初学者可以接近他的高度慷慨中得益。我最终为一封信而感到骄傲,我从他那收到的最后的一封信:在他辞世前不久,他向我表示希望看到我很快赢得你们,先生们,刚刚给予了我的承认。

把我和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联系起来的纽带更加紧密,我欠他的也更加的多。整整30年,他对我表现出的信任犹如我之对于他的,同时也支撑着我的努力。布罗代尔事实上成了我的导师。没有他的意见,他的鼓励,和他生动活泼的慷慨指正,我无法像我一直做的这样履行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从这个豪迈的人身上,我所得不菲。我在对他的感激中还掺杂着某种感情,我后悔没有更明白地向他表达。他入选科学院的次日,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欢喜。他在回给我的一张小条子写着我牢记

至今的这句嗔怪：“先别笑，迟早轮到你。”在很多场合，布罗代尔对待我就像这句话所示意的，呼吁我走出我自己，把我从畏怯中拉扯出来。他提前很久便通知我来法兰西学院，而不管我的固执——我是那样不情愿稍离那片阳光普照、劲风驰骋、在令我愉悦的静僻的土地，最终我还是来到了巴黎。你们看到，我对他最后的呼吁做出了响应，我来到了巴黎。

我的嗓音泄露了我的激动。我不知道旁人能否也从中觉察到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及其他我的所有，我所有的朋友们都分享到了。你们的选择，我刚才说过，震撼了我。其反响一样令我震惊，这种当选的荣耀，被你们选中的荣耀，很快就表现了出来。我不曾想象过成为如此关注的目标，收到如此大量的祝贺，其中许多来自德高望重的长者，来自远方的朋友，来自旧时的伙伴：回响马上从边境以外，从所有的研究同行，从已经不再在我视野内的往昔的部队过来，后者提醒了我联系并不曾真正断裂。我承认，事实上，我并不完全懂得法兰西科学院的意义。我曾经忽略一个特点。但是，伏尔泰在欢迎仪式上的讲演中是这样描述科学院的，他指出科学院是诞生于友谊，强调友谊使这个组织有了活力。我意识到，在这一天，在这个地方，我受到了一群朋友的接待。你们对我的承认，是一种令我感激不尽的真挚厚爱。

你们失去了一个朋友，而我却很荣幸地占据了他的位置，与你们为邻。颂扬他是我的责任。他曾与我如此接近。当我为了

准备这个纪念仪式,我从我的书架上找出他最初出版的书,这些书因为经常翻阅,已经很破旧了,而这破旧恰恰证明了我们旧日密切的交往。事实上,当我 18 岁的时候,我还在我的故乡,我沉迷每一期的《新法兰西评论》^①。我兴致勃勃地读着马塞尔·阿尔朗的作品,着迷于他句子的匀称协调,在绵绵细语中娓娓道来,突然间又跌宕起伏,妙语如珠,并且入味三分,令人几乎忘记了情节的激荡,这种巧妙的结合把环环相扣的故事带入了最强烈的戏剧效果。依据传统的评价标准,阿尔朗创作的文集跻身于自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étien de Troyes)^②和《朗斯洛》(*Lancelot*)^③的佚名作者以来法国最优秀的非韵文著作。《等待破晓》(*Antarès*)或者《宽恕》(*Grand pardon*)中的某些章节不是很完美地体现了这点吗?我读过他最早的短篇叙事。我又动情地重读了这些文字。我还读了他之后的作品,发表在通信里,以及著作结束部分的沉思录。但是这部著作,我并没有资格在你们面前加以评价。我要说的是它的作者。我承认,我有点为难,既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与其说是被年龄的差异,不如说是被那种通常把教授和文人区别开来的隔膜分开了。所幸,在你们的陪同下,这种隔膜已经消除。

① 《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创刊于 1909 的文学杂志,1911 年由伽里马接手,并扩展为出版社。发表、出版大量的名家名作,其中很多作家的成名作在该刊该社发表。

② 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étien de Troyes,约 1135—约 1183),法国诗人。

③ 湖上朗斯洛(*Lancelot du Lac*),亚瑟王传奇中的人物,圆桌骑士团骑士。